

20th
太阳鸟文学年选
二十周年
1998-2017

2017 中国最佳 随笔

主 编 | 王 蒙
分卷主编 | 潘凯雄
王必胜

太阳鸟文学年选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th
1998-2017

太阳鸟文学年选

2017
中国最佳
随笔

主 编 | 王 蒙

分卷主编 | 潘凯雄

王必胜

© 潘凯雄 王必胜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7 中国最佳随笔 / 潘凯雄, 王必胜主编.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8.1

(太阳鸟文学年选 / 王蒙主编)

ISBN 978-7-205-09149-1

I. ①2… II. ①潘… ②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5676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阜新市宏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6.5

字 数: 257 千字

出版时间: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维宁 艾明秋

装帧设计: 丁末末

责任校对: 吴艳杰 耿 珺

书 号: ISBN 978-7-205-09149-1

定 价: 45.00 元

太阳鸟文学年选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 蒙

执行主编 林建法

编 委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

张东平 孙 郁

分卷主编

散 文 卷 王必胜 潘凯雄

随 笔 卷 潘凯雄 王必胜

杂 文 卷 王 侃

诗 歌 卷 宗仁发

中篇小说卷 林建法 林 源

短篇小说卷 林建法 林 源

智识传播：随笔书写的新功能

潘凯雄

一年一度地奉命选择出所谓“最佳”随笔，也就有了一年一度的“心虚”和一年一度地声明自己的选文未必就是“年度最佳”。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自己的这种声明是真诚的；我甚至也还可以狂妄地说：不仅自己的选择谈不上“最佳”，且但凡打上“最佳”字样的选文至少也不可能全都是“最佳”，准确的说法应该只是各位选家的见仁见智而已。

号称“最佳”却未必就是“最佳”，面对这种“名实不符”的行为，自己内心不免会有一些歉疚，便总想设法予以弥补。想来想去，自己既然做不到名副其实地选择“最佳”，那能否在这年复一年的选择中相对集中地突出年度随笔写作中的一两个特色或一两个主题呢？事实上，近几年本人在所谓“年度最佳”的选择上就一直在进行着这样的尝试，这样一来，就年度随笔写作的整体而言，读者虽不能窥一斑而见全豹，但至少能将这一豹身上的某一两个斑迹看得清晰一点儿。

今年入选的“最佳”随笔，读者或许会有这样的质疑：入选的这些篇什从文体上看每一篇都是“货真价实”的随笔吗？我承认，读者发出这样的质疑不无道理。今年入选“最佳随笔”阵容的不少篇什与过往人们心目中的随笔模样确实是有点儿不那么太像。尽管我们现在也未必能够准确地说出随笔作为一种特定的文体究竟应该长得啥样，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传统的认同和约定俗成的力量，所谓随笔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就是介乎散文与杂文间的那种模样：抒情

的、形象的成分多了些就成了散文，讽刺的、鞭挞的色彩重了点儿就成了杂文。本次入选的这些个“最佳随笔”有些的确难逃散文之嫌，但更多的本人也说不清到底应该归入哪类文体更为妥帖。但无论它们的外观长得像什么，从功能角度看，以传播“智识”为己任则无疑是一个突出的共同点，这也恰是本人今年选文时有意而为之的关注点和着意浓墨重彩描出的那一斑。

我这里所说的所谓“智识”传播客观上已成为近些年来随笔书写中比较集中呈现的一种现象。如果将“智识”作进一步肢解，那么所谓“智”更多地指向思想与智慧，所谓“识”则更多地聚焦知识与识见。这种“智识”的传播手段可以是叙事、可以是说文、可以是写史、可以是言理……读这类随笔，我们获取的信息可能是对一位思想家或哲学家的综合评说，就这些思想家与哲学家某一个观点、某一种学说或某一部著述的解读；可能是对一段尘封往事的发掘、就一段已成定论历史的再认识；可能是对一位过往人物的重新评说或局部修补、对某些被历史遗忘了的人物的钩沉；可能是对某种域外风情的描摹与感悟，对日常生活某种细枝末节的察幽探微……而上述内容所涉时空也十分宽广，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如此海阔天空、“放荡不羁”倒也应验了“随笔”中的那个“随”字，看似随性而为、随意为之，实则落笔处又各有所企各有所究。对照上述描述，再来看今年入选的这些个被冠以“年度最佳”的随笔恐怕也就不难明白本人如此选择的用心之所在了。

这些个以“智识”传播为主旨的随笔所涉及的话题及题材在我们以往的阅读与写作习惯中，首选的承载文体当非论文、传记之类莫属，这当然不错，但同样的话题和题材以随笔这样的文体来呈现，少了那些起承转合的结构限制、没有了逻辑缜密的叙述要求、隐藏起对史实史料的考据标引，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结构和平白质朴的语言娓娓道来，接受的程度和传播的范围无疑会大大地拓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随笔出现的意义与效果总体上终究还是积极与正面的。特别是在当下以互联网背景为由的所谓“轻阅读”“碎片化”泛滥的背景下，这类以“智识”传播为旨归的随笔集中出现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时势的驱使，它们很像是一种介乎专业论文与“轻阅读”“碎片化”之间的“中阅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其理解为随笔书写的一种新功能并将其作为今年入选“年度最佳”的一条重要标准。

最后的三层意思是每年完成这篇文字时必须重复的：首先，一些作家对本书的成稿予以鼎力支持，对此本人深表谢意；其二，恕本人孤陋寡闻，少数入选作品之作家一时还未能联系上，唯因不忍割爱，故未先征得其同意就冒昧将其大作入选，在深表歉意与请求他们宽恕之时，也请其在见到本书后及时与出版社联系；第三，限于本人学识及阅读量所限，特别是面对各种新媒体的海量，遗珠之大憾是肯定的，敬请广大读者见谅。

是为序。

2017岁末于北京

001	序 智识传播：随笔书写的新功能	潘凯雄
001	马的眼镜	莫言
005	大树	李敬泽
014	松浦居随笔	张炜
032	“病还不肯离开我”	阎晶明
049	我的书在世界	余华
052	在哪里写作	刘庆邦
065	幸运和坚持	叶兆言
068	买书小史	丁帆
073	执子之手	梁鸿鹰
083	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	潘向黎
088	读红细解“三春”意	朱增泉
095	人的城	邱华栋
105	念去去，千里烟波	周立民
115	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	韩少功
127	假如你没有吃过菜薹	池莉
130	水银花开的夜晚	迟子建
134	理解生慈悲	孙惠芬
137	衣装亦庄	邵丽
140	跨过一条河流的方式	汤世杰
153	浮世绘	周晓枫

162	中国式吃饭	孙贵颂
165	“饥饿”收藏者	苍耳
168	凤凰的样子	龚曙光
178	两个人的战争之楚汉惊尘	刘汉俊
191	本应是一段佳话	卜键
201	大师之间的敌视和蔑视	伍立杨
206	宋美龄：早期中国空军的灵魂人物	李美皆
217	北京的树	肖复兴
222	一生情结，一身清风	王雪瑛
232	哈瓦那的清晨	赵玫
245	紫灯记	李修文

马的眼镜

◎莫 言

1984年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文学系，徐怀中老师是首任主任，我是首届学员。我们是干部专修班，学制两年。怀中老师只担任了一年主任，便被调到总政文化部任职去了，但他确定的教学方针以及他为这届学员所做的一切，却让我们一直牢记在心。今年3月初，文学系邀请怀中老师去讲课，因老人家年近九秩，怕他太累，便让我与朱向前学兄陪讲。讲座上，我忆起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给我们讲课的事，虽寥寥数语，但引发了怀中师的很大感慨，于是，我就写下这篇文章，回忆往事，以防遗忘。

吴先生为我们讲课，应该是在1984年的冬季，前后讲了十几次。他穿着一件黑色呢大衣，戴一顶黑帽子，围一条很长的酱紫色的围巾。进教室后他脱下大衣解下围巾摘下帽子，露出头上凌乱的稀疏白发，目光扫过来，有点儿鹰隼的感觉。他目光炯炯，有两个明显的眼袋，声音洪亮，略有戏腔，一看就知道是讲台上的老将。因为找不到当年的听课笔记，不能准确罗列他讲过的内容。只记得他第一节讲杜甫的《兵车行》。杜诗一千多首，他先讲《兵车行》，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我们是军队作家班。这首诗他自然是烂熟于心，讲稿在桌，根本不动，竖行板书，行云流水——后来才知道他的书法也可称“家”的——他的课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他为我们讲课显然也是十分用心的，但由于我们当时都发了疯似的蹿劲儿写作，来听他讲课的人便日渐减少。最惨的一次，偌大的阶梯教室里，只有五个人。

这也太不像话了，好脾气的怀中主任也有些不高兴了。他召集开会，对我们提出了温和的批评并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说。下一次吴先生的课，三十五名学员来了二十多位，怀中主任带着系里的参谋干事也坐在了台下。吴先生一进教室，炯炯的目光似乎有点儿湿，他说：“同学们，我并不是因为吃不上饭才来给你们讲课的！”这话说得很重，许多年后，徐怀中主任说：“听了吴先生的话，我真是感到无地自容！”吴先生的言外之意很多，其中自然有他原本并不想

来给我们讲课，是徐怀中主任三顾茅庐才把他请来的意思。那一课大家都听得认真，老先生讲得自然也是情绪饱满，神采飞扬。记得在下课前他还特意说：我读过你们的小说，发现你们都把“寒”毛写成了“汗”毛，当然这不能说你们错，但这样写不规范，接下来他引经据典地讲了古典文学中此字都写作“寒”，最后他说，我讲了这么多课，估计你们很快就忘了，但这个“寒”字请你们记住。

现在回想起来，吴先生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寒”字，是不是有什么弦外之音呢？是让我们知道他寒心了吗，还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知识的浅薄？

其实，我从吴先生的课堂里，还是受益多多的。他给我们讲庄子的《秋水》和《马蹄》，我心中颇多合鸣，听着他绘声绘色的讲演，我的脑海中便浮现出故乡一望无际的荒原上野马奔驰的情景，还有河堤决口、秋水泛滥的情景。后来，我索性以“马蹄”为题写了一篇散文，以“秋水”为名写了一篇小说。《马蹄》发表在1985年的《解放军文艺》上，《秋水》发表在1985年的《莽原》上，这都是听了吴先生的课之后几个月的事儿。

这两篇作品对我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马蹄》表达了我的散文观，发表后颇受好评，还获得了当年的“解放军文艺奖”。《秋水》中，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名称，从此，这个“高密东北乡”就成了我的专属文学领地。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以为我是在《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中第一次写下了“高密东北乡”这几个字，在国内外都这样讲，后来，我大哥与高密的几位研究者纠正了我。《秋水》写了在一座被洪水围困的小土山上发生的故事，“我爷爷”“我奶奶”这两个“高密东北乡”的重要人物出现了，土匪出现了，侠女也出现了，梦幻出现了，仇杀也出现了。应该说，《秋水》是“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篇章，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吴先生讲庄子《秋水》篇那一课，就是只来了五个人那一课。那天好像还下着雪——我愿意在我的回忆中有吴先生摘下帽子抽打身上的雪花的情景。我们的阶梯教室的门正对着长长的走廊，门是两扇关不严但声响很大的弹簧门。吴先生进来后，那门就在弹簧的作用下“哐当”一声关上了。我们的阶梯教室有一百多个座位，五个听课人分散开，确实很不好看。我记得阶梯教室南侧有门有窗，外面是礼堂前的很大一片空场。因为我坐在第七排最南边的座位上，

侧面便可见到窗外的风景，那天下雪的印象多半由此而来。我记得我不好意思看吴先生的脸，同学们不来上课造成的尴尬却要我们几个来上课的承受，这有点儿不公平，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有一次学校组织学员去郊区栽树，有两位同学躲在宿舍里想逃脱，被我揭发了，从此这两人再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毕业十几年后，有一次在街上碰见了某一位，我热情地上前打招呼，他却一歪头过去了，让我落了一个大大的没趣。由此我想到，揭发别人，是一件得罪人最狠的事，但不揭发，心里又恨得慌，这也算做人之难吧。

虽然只有五个人听讲，但吴先生那一课却讲得格外的昂扬，好像他是赌着气讲。我当时也许想到了据说黑格尔讲第一课时，台下只有一个学生，他依然讲得慷慨激昂的事，而我们有五个人，吴先生应该满足了。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先生朗声诵读，抑扬顿挫，双目烁烁，扫射着台下我们五个可怜虫，使我们感到自己就是目光短浅不可以语于海的井蛙、不可以语于冰的夏虫，而他就是虽万川归之而不盈、尾闾泄之而不虚，却自以为很渺小的北海。

讲完了课，先生给我们深深鞠了一躬，收拾好讲稿，穿戴好衣帽，走了。随着弹簧门“哐当”一声巨响，我感到这老先生既可敬又可怜，而我自己，则是既可悲又可耻。

因为当时我们手头都没有庄子的书，系里的干事便让我将《秋水》《马蹄》这两篇文章及注解刻蜡纸油印，发给每人一份。刻蜡纸时我故意将《马蹄》篇中“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中“月题”的注释刻成“马的眼镜”，其意大概是想借此引逗同学发笑吧，或者也是借此发泄让我刻版油印的不满。我没想到吴先生还会去看这油印的材料，但他看了。他在下一课讲完时说：“月题”，是马髻头上状如月牙、遮挡在马额头上的佩饰，不是马的眼镜。然后他又说——我感到他的目光盯着我说——“给马戴上眼镜，真是天才！”——我感到脸上发烧，也有点儿无地自容了。

毕业十几年后，有一次在北大西门外遇到了吴先生，他似乎老了许多，但目光依然锐利。我说：吴先生，我是军艺文学系毕业的莫言，我听过您的课。

他说：噢。

我说：我听您讲庄子的《秋水》《马蹄》，很受启发，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叫《秋水》；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叫《马蹄》。

他说：噢。

我说：我曾在刻蜡纸时，故意把“月题”解释成“马的眼镜”，这事您还记得吗？

此时，正有一少妇牵着一只小狗从旁边经过，那小狗身上穿着一件鲜艳的毛线衣。吴先生突然响亮地说：

“狗穿毛衣寻常事，马戴眼镜又何妨？”

（原载《文汇报》2017年3月14日）

大 树

◎李敬泽

他看什么呢？

看天塌。

看罢了杜牧、马远、文徵明。看一只鸟站树梢，回头望上方一方朱印，顺着鸟的目光，辨认了印文。他也累了，山荫道上闲看花，有一眼没一眼地走，猛然间看见了那棵树。

那棵树，竟是红的，如铜铸。九千九百九十九吨暹罗红铜，在风霜雨雪中炼，在烈日骄阳下炼，炼成了硬骨头，炼成铮铮金石之声。

树无叶。叶凋尽了，只余干干净净的树干和虬枝。那是雄浑挺立的树干，自在安稳，无可置疑。而那些枝丫，是挣扎的手，是痛极的呼号，是怒气勃发的肌腱。

绝对的静封固着狂风、封固着翻腾的海。

他呆住了。他不曾被一幅画如此压倒。他也曾在殿堂上仰望大画，真大呀，那些画的好处就在于大，大到了不讲理。而这棵树，这幅画，他想，可悬于逼仄的书房，但这幅画是真正的大，大到擎天拄地。

然后，他才注意到树下立着一个人，长袍，背对着他，一支短杖，举头望着远处，远处是苍茫的山。

这是谁？他看什么呢？

夜寒如水。坐在院子里。听台上唱《武家坡》。薛平贵是唱得好的，但王宝钏据说妈妈病了，回了家，换一个王宝钏却和薛平贵不般配。薛平贵的老生并不真老。顾盼自喜间，有一种天朗气清的贵气，而这王宝钏呢，竟是一味地寒酸了。

看着夫妻见面不相认。他想，这故事其实也难成立。就算是征战十八载，风刀霜剑，容颜大改，且古时又没有相机没有微信发不得自拍，但心心念念，

万种相思，何至于对面不相识呢？

也许是想不到吧。想不到就今日和那狠心的贼陌路相逢。

但也许古人真的不斟酌此事。古人讲这个故事，要害不在容貌，薛平贵和王宝钏，陌上重逢，所认的不过是心。

试一试心还在否。

试过了，在着。然后便是花好月圆。恩深情重。薛平贵和王宝钏从此度日，他们近视老花散光，竟始终没看见白发、皱纹、眼袋。

他想，这如今已是不可信的故事，拍成电影不可信，拍成120帧更不可信。但戏里戏外的古人，却都是信着。因为心中先存大信。信这世上终究是有情有义。

《武家坡》之前，听教授讲《会饮》。

当初在杂志上开了个专栏，编辑说，要起个栏名。

这却比文章还难。想来想去，走投无路，被编辑逼得急了，想着也不过是茶余酒后的闲话，阿猫阿狗随便叫个什么便好，那就叫“会饮”吧。

编辑是有学问的博士：好啊好啊，柏拉图就有《会饮》！

哦，老司机哪走得什么新路，原来心里早有了柏拉图的《会饮》。

——多年前，在雅典，车在公路上开得风快，朋友忽然一指窗外：

看！那块石头！

哪还来得及，石头不等人，早过去了。

那块石头，就是苏格拉底进城时歇脚的那块。据说，苏格拉底就坐在那上面，和那什么什么洛斯谈论真理。

他笑了，你大概是想起了安哲罗普洛斯，那是个希腊人，但和苏格拉底无关。《对话录》里的名字都是要人命的，我是横竖记不住。

忽然又想，其实他恰好记住了一个，阿波罗多洛斯。那是《会饮》的讲述者。

他醒了。他做了一个很长的梦。他站在奥林匹亚的剧场里，与一群穿着希腊式长袍的人争辩。人都是熟人，他滔滔不绝，一边还为对面的李洱担忧。他想他太瘦了，而这身长袍太宽太长，一阵风来他会被吹走，然后，在地中海的

海边，人们打开一个从天而降的口袋，惊见李洱在焉。

他永远只做一种梦。和各种各样的人争辩。有一次，他和一个戴着白围裙的人辩了一夜，眼看着那人油尽灯干没了话，大爽。但同时疑惑着，他是谁？他为什么戴着白围裙？晨起，走在街上，站下买一套煎饼馃子，猛然认出，原来是他，昨夜的对手就是这位开煎饼摊儿的兄弟。

多少年了，羞与人言。他竟从未做过超现实的梦，从未进入异度空间，他从未飞翔过，梦里只有他的话在飞，在课堂上、办公室里、会场上或者酒桌上与人争辩。

予岂好辩乎？非也。醒着的时候，他是一个话少的人，越来越少。也许是夜里听得太多，说得太多。他累了。即使面对最好的朋友，他也常常苦于无话可说，好吧，天气很好，身体也很好，让我们安静一会儿，别为说什么发愁，就这么坐着便是好的。

但只要躺下，睡了，他却变成了一个喧嚣的剧场或会场。他是演员又是观众，他情不自禁地为自己喝彩：说得太好了！无坚不摧的逻辑，像推土机！多么锐利！他由衷地赞叹：除了鲁迅，我就没再见过这么快的刀！他听着剧场或会场中人们的赞成与反对、惊叹或哄笑，像海浪一样翻腾起伏，他如同冲浪，在那亢奋的、恐惧的、紧缩的顶端，他忽然意识到他即将醒来，他拼命叮嘱自己：要记住，千万要记住，醒来后，要记住自己说了什么。

就在这时，他醒了，他静静地躺着，他沮丧地眼看着他说的话在大脑沟回中正像海水退潮一样退去。

沙滩上平滑如镜。

然后，他隐隐听到一阵阵的海浪。是海浪，这是海边吗？

不，他终于想起来。这是雅典。

他起身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

天还黑着，但是星星点点，灯火闪烁。他看了看手机，夜里三点多了，这个城市还醒着，那不是什么海浪，那只是喧嚣嘈杂的人声，近处的一座楼上，音乐如一颗巨大的心脏在跳动，人们在跳舞，哄笑和尖利的口哨。楼下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一群人正在激烈地争辩。希腊语，他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

有一瞬间，他想，那其中有没有苏格拉底的声音？

后来很多年，他在电视上看到那个国家正被沉重的债务压垮。他想，这可能不像中国人所想的那样严重，债务不能拖住他们的舞步，他们将在通宵达旦的会饮中将债务讨论到无限接近于无。

教授端坐在宝座上。这里据说曾是宫廷饮宴的场所，但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不知羞耻地暴露它不过是粗糙的赝品。

他想，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同时想象中国和希腊的会饮，我们把真的变成了假的，在皇帝的宝座上谈论苏格拉底。

教授在介绍《会饮》的由来。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记述了祭神的狂欢大醉之后，雅典的一群诗人、政治家、戏剧家，当然还有哲人苏格拉底关于EROS（爱欲）的讨论。时在公元前416年，孔子死后六十二年，苏格拉底大约五十二岁。据说，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对爱欲展开系统的形而上学思辨，而在施特劳斯和刘晓枫看来，事情还不止于此，鉴于这是一群人依据商定的论题和规则进行辩论，所以，这也是雅典民主政治语境的一次再现。

好吧，他想，这也是一次酒后长谈，酒与爱欲的关系不言而喻，其实我们还可以谈谈酒与民主的关系。除了苏格拉底，那群人都喝醉了，他们在说醉话。而孔子，他想不起来，孔子是否喝酒？他会喝一点儿的吧。在祭礼中，当古酒缓缓地一束茅草中流下，浑浊的酒液被茅草过滤而清澈澄明，这也即是神明降临。

但孔子不说醉话。他也不像苏格拉底这样饶舌，尽管没有喝醉，但苏格拉底在《会饮》中说的话已经够得上一本《论语》。

而教授已经由《会饮》的思想史意义，不知怎么就谈到了“弯”和“直”的问题。显然他认为他应该为苏格拉底辩护，他断言苏格拉底实际上反对同性恋。于是，话题又转向了政治正确，以及希拉里和特朗普，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同性婚姻的判决，以及这个判决实际上是年高德劭的大法官们受了他们身边那些哈佛耶鲁法学院毕业的年轻助手们的影响，这些孩子，他们是同性恋，可他们都是好孩子呀……

坐在他旁边的袁小姐听得兴起，拉上她爸爸做注脚：是啊，老爷子学好也好不到哪去了，学坏可快呢。自从开了微博，现在说话完全像个“〇〇后”，最